

## 佛教语境之基督教相似疑难点辨考

袁 经 文

提 要：大梵天王与上帝有类似处，他自视为众生父母。原罪的涵义有四点，其中两点，引出深层疑问。佛教真正的原罪是无明，是“我执”凸显，这是众生轮回的原因。《圣经》对原罪未予解释而致悖理之疑；佛教不谈无明开端而详述无明缘由。

袁经文，副教授，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主题词：佛教 基督教 大梵天王 上帝 无明 原罪

佛教和基督教为两大世界宗教，彼此具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和教义教理背景。但是，宗教的共性特征以及佛教议题的博繁，使基督教展示的命题，在佛教体系内，也有相同的进路和介入，并可伴发二者的碰撞共鸣。基于这样的理据，本文既有对二者的相似点作出比较，也有开阔佛教义理应用的思路，对基督教体系内，若干令人费解迷惑而又阐释不详的问题，作出佛教语境的考证辨析，旨在为此提供另一视域的解读，以拓展两大宗教的比较研究。

### 一、上帝与大梵天王

在基督教中，上帝是至善的，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类众生之父。

与此相类，佛陀在 2500 多年前，就告诉弟子，有这样一位天主，他是色界初禅天的大梵天王，他既是初禅天主，也是其下欲界六天和娑婆世界的天主；佛教认为，我们人类所居的这一世界便属娑婆世界。佛教指出：“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sup>①</sup>，他是其所管辖世界的至尊者，也是至善者，“梵天王，于诸善法最上首”<sup>②</sup>。

由于此刹三千大千世界，经“坏劫”、“空劫”各 20 小劫后，于“成劫”之始，世界天地初成，“火灾过已，此世天地还欲成时”<sup>③</sup>，大梵天王及其随属众生，自色界三禅天的光音天命终报尽，下生初禅天梵天，即经典谓“有余众生福尽、行尽、命尽，于光音天命终，生空梵处”<sup>④</sup>。

大梵天王福报广大，第一个下生，他对初禅天“梵处”心生欢喜，便于色界定境<sup>⑤</sup>起念：期望更多众生出现。由于众生各自业报的缘起，恒

时陆续有生于此界初禅天者，大梵天王误以为是随其起念而有众生出现，此即经云：大梵天王“于彼生染着心，爱乐彼处，愿余众生共生彼处。发此念已，有余众生福、行、命尽，于光音天身坏命终，生空梵处”<sup>⑥</sup>。

正是因于这一巧合缘起，念头起落处，即有无量众生化生此处，大梵天王便自认为是众生之父：

时，先生梵天即自念言：“我是梵王，大梵天王；无造我者，我自然有，无所承受；于千世界，最得自在，善诸义趣，富有丰饶，能造化万物，我即是一切众生父母。”<sup>⑦</sup>

其先生众生便作是念：“我于此处……，最为尊贵；能为变化，微妙第一，为众生父；我独先有，余众生后来；后来众生，我所化成。”<sup>⑧</sup>

但是，在佛教看来，众生陆续化生于此界初禅天乃至人世间，纯由众生各自业报所牵系，非由大梵天王的念头所幻化；只是缘巧于与大梵天王发念相随而降生，便致梵王有此误识。

也正是这一原因，后续出现的众生，也认为大梵天王是众生之父，众生依大梵天王而有：

其后来诸梵，复自念言：“彼先梵天，即是梵王、大梵天王，彼自然有，无造彼者，于千世界，最尊第一，无所承受，善诸义趣，富有丰饶，能造万物，是众生父母，我从彼有。”<sup>⑨</sup>

又据《梵动经》，生于梵天的众生，当命终而降生人间后，因有色界余报或出家修道，能够

在甚深定境中看到自己往生的因缘，便进一步认定大梵天王是众生之父：

彼梵众，生命行尽已，来生世间。年渐长大，剃除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修道。入定意三昧，随三昧心，自识本生。便作是言：“彼大梵者，能自造作，无造彼者。尽知诸义典，千世界于中自在，最为尊贵，能为变化，微妙第一，为众生父，常住不变。而彼梵化造我等，我等无常变易，不得久住。”<sup>⑩</sup>

大梵天王寿命绵长，与世界天地等同。他出生，世界便出现；他死去，世界便也同时坏损消亡。这更增长了其世界造物主的认同感。佛教指出，大梵天王的寿命为60小劫，而世界的寿命也是60小劫。在“成”、“住”、“坏”、“空”四阶段即80小劫中，除“空劫”大冥、死寂达20小劫而一无所有外，世界的寿命历经“成”“住”“坏”三个阶段，正好是60小劫。

由此种种，大梵天王自己以及众生均认为他是造物主，他是众生之父。但是，佛教对此不予认同，佛在《起世经》指出：

诸比丘！于梵世中，有一梵王，威力最强，无能降伏，统摄千梵自在王领，云我能作、能化、能幻；云我如父。于诸事中，自作如是骄大语已，即生我慢。如来不尔，所以者何？一切世间，各随业力现起成立<sup>⑪</sup>。

除此之外，佛教对各类世主和管辖王的德能事功，则予肯定；四十卷本的《华严经》指出：

一切众生及器世间，安立护持，皆是众生自业果报及诸国主德力任持<sup>⑫</sup>。

佛教在诸多经典中，均多次提到大梵天王，对他也有诸多称颂、嘉誉。

另有观点，即根据《妙法莲华经》中讲到的一个现象，便认为，大梵天王，乃至基督教的上帝，是由观世音菩萨因应众生得度因缘而变现的。因为在该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提到，观音菩萨会随众生因大梵天王得度而现大梵天王等相；此中，佛对无尽意菩萨说：

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sup>⑬</sup>

佛教与基督教，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分属两个宗教系统，本文不拟比附佛教的大梵天王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只是就文献呈现的相似、相类点和学界教界现象，作出经籍梳析。

## 二、原罪与无明

### （一）原罪涵义

《圣经》没有给出“原罪”的涵义，公元二世纪的德尔图良和四世纪的奥古斯丁，根据《圣经》的《创世纪》和《罗马人书》（5：12—20），最先提及并予发挥。

亚当和夏娃，受到隐身为蛇形的魔鬼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中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自此，后世人类从一出生就带有这种原始罪过，需要基督救赎。

“原罪”所指为何？现经分析《创世纪》，应不外是四点：

（1）不服从上帝的诫命，因为上帝对此已早作禁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sup>⑭</sup>

（2）人类听命于蛇，经受不了魔鬼化身的邪恶诱惑，人类属灵的智慧和能力丧失殆尽。

（3）吃了这类果子之后，人类必死，上帝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sup>⑮</sup>

（4）人类分辨善恶，眼睛明亮，懂得羞耻，并有智慧，并不是上帝所允许的。因为上帝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sup>⑯</sup>，吃了果子之后，便“能使人有智慧”<sup>⑰</sup>；在吃禁果之前，“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sup>⑱</sup>，偷吃之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sup>⑲</sup>。

此中，第（1）、（2）点涉及有违上帝意旨和灵性受诱丧失，“原罪”特征较为明显；而第（3）、（4）点，“原罪”涵义则较为模糊，或觉得陈义较深，或感到与理性背离；又因《圣经》没有给出答案，也许不免终至成迷。以下尝试从佛教语境作类比性的分项探析。

### （二）“禁果”与“地味”

在以上第（3）点中，不易明白之处是，何以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后必定的死亡，也成为一种罪过？

据分析《创世纪》可知，这里所指“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吃了禁果后，人类就不能永远活着；因为伊甸园中有一种树叫“生命树”，是上帝允许吃的；但是，自从二人偷吃“禁果”后，上帝便将二人逐出了伊甸园，其原因是，“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sup>⑳</sup>，所以，“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sup>㉑</sup>。在《罗马人书》题为“罪由亚当而来 恩由基督而得”的章节中还讲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

罪。”<sup>②</sup>显然，这里是说，人类若不偷吃“禁果”，凭“生命树”就能永生。人类不能得以永生，显然是一种“原罪”。

但是，针对第（3）点的疑问是，既然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何以要创造出来并安置于伊甸园？人类的寿命与“生命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我们且看佛教与此相类的阐述。

这见显于佛教对世界之初的宣示。佛教指出，欲界世间初成时，原先在色界“光音天”的部分众生寿尽命终，随业力纷纷化生于人间（“有余众生福尽、行尽、命尽，从光音天命终，来生此间，皆悉化生，……”<sup>③</sup>）。初时，诸众仍秉承色界天质性，飞行自在，以禅悦为食，人寿绵长（“劫初时人，皆如色界。故契经说：劫初时人，有色意成，肢体圆满，诸根无缺，形色端严，身带光明，腾空自在，饮食喜乐，长寿久住”<sup>④</sup>；又“欢喜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乐无碍，久住此间”<sup>⑤</sup>）；由于不食杂秽，不需排泄，所以没有男女二根，故无男女之别，唯是单性人种（“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sup>⑥</sup>；又“在其人间，寿甚久长，时天下人，甚端正姝好，不别男女”<sup>⑦</sup>）；后代众生繁衍，不需入胎，唯是随业力自然化生。后来，其中某人发现地上生出“地味”——随往世业力而化生——便尝试服食，因味道怡人，众人纷纷取来食用（“宿惑既胜，地味随生，乃至渐生自然香稻”<sup>⑧</sup>；又“是时，此地有自然地味出，凝停于地，犹如醍醐，……其后，众生以手试尝，知为何味，初尝觉好，遂生味著；……余众生见，复效食之，食之不已”<sup>⑨</sup>）。自此，人类身体重浊，不能飞升（“时，此众生身体粗涩，光明转灭，无复神足，不能飞行”<sup>⑩</sup>），色相衰弱（“若多食者，颜色即劣”<sup>⑪</sup>），寿命渐减<sup>⑫</sup>，且需排泄，渐渐生出男女二根，随之而有两性之欲（“彼时，众生如是食已，其诸身分，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脓、血、众脉，及有男女根相而彰；根相既生，染心即起；以有染故，数相视瞻；既数相看，便生爱欲；以欲爱故，便于屏处，行非梵行”<sup>⑬</sup>；又“此食粗故，残秽在身；为欲蠲除，便生二道，因斯遂有男女根生；由二根殊，形相亦异；宿习力故，便相瞻视，因此遂生非理作意；欲贪鬼魅，惑乱身心，失意猖狂，行非梵行”<sup>⑭</sup>）；后代繁衍，便由化生变为胎生，自此，女子必有怀胎分娩之苦（《圣经》也提到，耶和華对偷吃了禁果的夏娃曾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sup>⑮</sup>）。

此中，不慎尝吃“地味”等大地物产，而至质素、形色、寿命衰减，乃至出现两性之欲，均是与《圣经》所载由“偷吃禁果”事件所引发的“原罪”，具有相同或近同之点。佛教对这些事相所作的阐释铺陈，似是更为周全饱满，显得更具理性而合乎迁变逻辑。

如果按照这一语境思路揣摩比对，以上针对基督教的提问似应得以解答。即不允许吃的“果子”或“地味”，在佛教语境中，不是由任何造物主创造出来，而是由众生宿世业力自然化生。所以，这一逻辑提点，便能够消解上帝既然不许吃这种果子为何又创造并安置于伊甸园的悖理。

此外，人类的寿命因吃“生命树”的果子而得以永生，其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上帝为何在二人吃了禁果后，不再允准二人吃那得以永生的生命之果而将之逐出伊甸园？上帝的博爱为何不在此时显露施与？即便二人违背了上帝禁令，为何不允许他们有悔改机会？上帝为何放纵人类寿命减少并让自此之后的所有人类均传统承担着“原罪”？也即谓，上帝本来能够在此时为整个人类的繁衍发展预设更为美好的前景，何以忍心驱逐二人出离伊甸园而使所有人类陷入了短寿的宿命？

凡此种种，确难令逻辑进路切入其中。基督教对此的相关研究也许会有诸多延伸性的解释。就本文的类比而言，从佛教语境看，劫初人类寿命的长寿特征，是因秉承于色界天众生寿命较长的缘故；这一禀性由吃食大地物产而令一切均予改变。但是，在基督教的语脉中，却以“生命树”和“禁果”这类具现物作为宣释的方式，从而出现了以上难以述说的诸多困境。

由之，亚当和夏娃二人之懂得羞耻并结为夫妇及此后有女人怀胎的痛苦等，若以此上提供的佛教语境之逻辑演变看，似乎便能一一得以分明辨析。

### （三）“分别善恶”与“无明”

以上第（4）点，作为“原罪”的特征，是不明显，并让人感到难以理喻。

这里隐含的意义可能是，人类眼睛明亮、懂得羞耻，随之以树叶蔽体，正是两性之欲滋生的温床，是人类一切罪恶、痛苦和灾难的根源；就此而言，这显然是人类的“原罪”。

但是，随之而至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两性之欲，何以有人类种的繁衍？上帝为何不允许人类分辨善恶？人类具有智慧和能够分辨善恶，何以也是一种罪过？

在佛教中，与此类似的问题是“无明”；可以认为，在佛教看来，人类真正的“原罪”便是

“无明”。

概而论之,“无明”就是指与实相隔绝的错觉,是指在世间六尘妄相上取执分辨;人类的种种痛苦,正是由此错觉和执着而产生。

由此,在不许或不提倡分别的意旨上,佛教的“无明”,与《圣经》宣示而隐含于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内在意义有一致处。

分别善恶,无论是在上帝那里,还是在佛经中,均不予提倡,这似乎与理性相悖。在《圣经》没有解释;在佛教中,“无明”的出现,意味着具有分别能力,能够分辨善恶、好坏、美丑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即“我执”的凸显,由此而有“我见”、“我爱”、“我慢”和“我痴”,这是由“无明”引发的四种根本烦恼或可称之为“无明”的四种根本特征。正是由于“无明”是对“自我”的凸显、追求和膨胀,“无明”便成为人类乃至一切众生烦恼、痛苦直至罪恶的根源。可以认为,佛教将人生的根本问题,追溯聚焦至“自我”,对“自我”进行反省和寻捉,直至确立消除“我见”、“我执”的价值观,是一项智慧深邃的发明。佛教认为,“无明”正是导致众生轮回三界生死的最根本原因;佛教教义的根本指向,就是断除“无明”(含“无始无明”和“一念无明”)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即成佛。

根除“无明”,需要的是无分别的智慧,这便是佛教所说的般若。佛教以亲证实相,获得般若为修行的前提和依托,这种般若智慧便称为“根本无分别智”。在圣智自觉的境界,正是以此“无分别智”去作中道实相观,对万物万事,乃至善恶等都不予攀缘分别,以达到去除执着妄尘之心而显现出圣者清明之境。但是,此一无分别,却不会导致世间律法的坏败。因为任何在世间事物上的无所分别而放任放纵,从而导致紊乱无序,实是心法之方在世间法相上的偏狂运用,而“根本无分别智”则是与此截然不同。“无分别智”含“根本无分别智”和“后得无分别智”。前者是出世间的智慧,此智慧唯以当下刹那的真现量与真如即究竟真理相应;后者是依托前者的真义理据即空性之理,在浸润应对世间事相的过程,逐渐断除执着分别之心。而与此同时,又能在随顺世俗之前提下,正向净化和任运引导世间国土,从而出现“心净则佛土净”之事功。正是基于此,“无分别智”兼具出世和入世不二功能,从而成就中道观行和证果。

由此,上帝不允许人类分辨善恶,或人类能分辨善恶和具有智慧(指世间智慧,非指出世间智慧)的这种原罪的定性,在佛教的语脉中,便成为可以理喻,而且显然已是佛教立教的关键教

义。

至于因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导致的眼睛明亮、懂得羞耻等,无不是对原罪(“无明”)出现的具体相状描述,但《圣经》由此陷入原罪(“无明”)具有时间开端的观念,这是与佛教不同之处。现代哲学表明,若涉及时间开端,会致诸多悖谬。

此外,有关两性之欲的萌生之为人类种的繁衍的前提,在《圣经》似乎难以自圆其说,而本文上面已对此作出了佛教语境下的逻辑还原和探析。在佛教看来,《圣经》只不过是“偷吃禁果”事件将这几件事贯串起来而已,尽管逻辑路径并不是明晰的。

“原罪”与“无明”,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许二者都具有渊深之理。但是,因《圣经》未予解释,而致以上诸疑;同样,在佛教中,也涉及了对“无明”述说的无奈,佛教并不详述无明的时间开端;但详述了“无明”的缘由。

佛在《楞严经》开示阿难说:“使汝轮转生死结根”、“汝复欲知无上菩提”以及“令汝速登安乐、解脱、寂静、妙常”等,其因皆在六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佛接着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sup>⑧</sup>

这里是说,六根就是“无明”的起因。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中,前五根是有色根,第六根意根是无色根,此即第七识末那识。在六根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意根末那识。正是第七识在一真法界即第八识自明的“明”境界上攀缘执着,即在第八识自住的“知见”自相上“立知”,这也即是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由此便产生了“无明”;此即“无明本”。

而“明”与“无明”又是不二法门,切不可割裂而以此非彼。《大般涅槃经》指出:“明与无明,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sup>⑨</sup>《大宝积经》也指出:“明与无明无二无别;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sup>⑩</sup>《说无垢称经》又说:“若诸菩萨了知无明本性是明,明与无明俱不可得,不可算计、超算计路;于中现观平等无二,是为悟入不二法门。”<sup>⑪</sup>而《佛说如来智印经》更是深切上文之题旨:“明与无明法无二,若闻演说则惊疑,此则系念边见相,有为坏败说涅槃。”<sup>⑫</sup>最后,《奋迅王问经》说:“明与无明此法不二,若知此者名因缘智。”<sup>⑬</sup>

《楞严经》在上文之后的偈颂中有语:“汝观交中性,空有二俱非,迷晦即无明,发明便解脱。”<sup>⑭</sup>

对上所引经文作一番寻索,当有绵长回味;其中,回归到第八识无我之“明”的状态,才是

消除“无明”的终极指向。但是，“无明本性是明”，又说明了第八识既是蕴含“无明”种子的藏识，也是涅槃自明的本际。“明”与“无明”的不二，实质又是要求，通过断除无明这一成佛历程，使原有第七识对第八识见分执持所致的“无明”得以尽除；在“转识成智”之后，第七识以其“平等性智”而使第八识的“明”状态显现出来，此时“无明”得以彻底净除。但是，此时的第七识并不是与第八识彻底地分道扬镳，而第七识依然是以其“平等性智”去作用于第八识的见分，从而实现着佛地任运世间的种种功能。这就是上引文所说的“中道诸法实观”或“不二法门”。

诚然，在上述基督教的语境中，讲述了分别善恶的产生和开端。在佛教的理路中，人由光音天而来，光音天又由其上一回的世界毁灭后的重新开始而有等等；不断追问，也永远不涉及有一个时间的原初开端。人的“无明”，不是自人始有，光音天、梵天的众生乃至大梵天王也有“无明”。而基督教讲人的“原罪”是由人始有，这是佛教的“无明”与基督教“原罪”不同的地方；由此，二者并不是完全等价。

在佛教看来，《圣经》中出现的上帝，以其特征判断，尚未断除“一念无明”。《圣经》中就曾提到，耶和华在决定驱逐亚当和夏娃二人出离伊甸园时：“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sup>⑧</sup>因此，在上面的逻辑语径中，上帝不许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并不能于此表明上帝自己本身就是终止了“分别”或终止了佛教意义的“无明”了的。佛教认为除尽“无明”，唯佛方能。以佛教的标准衡量分判，基督教的上帝仍然处于“无明住地”。

### 三、结语

佛教与基督教，何以呈现如上诸多相同或相关点，本文揣摩，是否有着如下三种可能：

其一，两种文化和宗教存在着相互渗透、影响和吸收；

其二，这或许是不同地域的人类幻想和想象力在此出现了一个趋同焦点；

其三，除了上帝和大梵天王等内容涉及鲜明的宗教特质外，其他种种状况是否表明，这是两种文化习惯或文化背景在以不同的话语系统——却不当地被后人视为是宗教说辞——诉说着一个史前文明的事件真实。

关于后一点，无法得出确凿结论，也许只是遐想者的一厢情愿。但无论如何，佛教与基督教

作为两大宗教，其教义、教理、学说等，在深邃层面，既有相同相通，也有相异点，这是事实。而且，能够在二者之间进行深入比较研究的领域，还有如下内容，例如，基督教的复活与佛教的神通、中阴身、轮回等；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与佛教的生死业报；基督教的博爱与佛教的平等性智；以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格与三身佛等，均有多层面、多视域的交叉维系相似点，从而二者之间便存在着研究拓展的潜质，这无疑会是宗教比较研究的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熊邑）

①《方广大庄严经》卷2，《大正藏》第3册，第550页下。

②《无量寿经》，《大正藏》第12册，第274页上。

③④⑥⑦⑨②⑤②③⑩《长阿含经》卷22，（三〇）《世记经·世本缘品》，《大正藏》第1册，第145页上、145页上、145页上、145页上、145页上、145页上、145页上、145页上中、145页中。

⑤佛教认为色界众生恒处禅定境界。

⑧⑩《长阿含经》卷14，（二一）《梵动经》，《大正藏》第1册，第90页中下、90页下。

⑪《起世经》卷1，《大正藏》第1册，第310页中。

⑫⑳四十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2，《大正藏》第10册，第714页下、714页下。

⑬《妙法莲华经》卷7，《大正藏》第9册，第57页上。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圣经·旧约·创世纪》，2：16；2：16；2：16；3：6；2：25；3：7；3：22；3：23；3：16；3：22

㉔《圣经·新约·罗马人书》，5：12

㉕㉖《俱舍论》卷12，《大正藏》第29册，第65页中、65页中下。

㉗《大楼炭经》卷6，《大正藏》第1册，第305页中。

㉘㉙《起世因本经》卷10，《大正藏》第1册，第416页下、416页下—417页上。

㉚人类在“成劫”时，寿命是无量岁；到了“住劫”，寿命渐减。此在佛教语境中当指与吃食“地味”等大地物产有关。

㉛㉜《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5，《大正藏》第19册，第124页下、124页下。

㉝《大般涅槃经》卷8，《大正藏》第12册，第410页下。

㉞《大宝积经》卷112，《大正藏》第11册，第633页下、634页上。

㉟《说无垢称经》卷4，《大正藏》第14册，第577页下。

㊱《如来智印经》，《大正藏》第15册，第473页下。

㊲《奋迅王问经》，《大正藏》第13册，第941页下。